

倘若

爱没有搁浅

他的深情、专一，让她如置天堂。
他的猜忌、伤害，
让她转瞬坠入地狱……
难道不疯魔，不成活，
才是他表达爱的方式？

心语如兰
著

浮华盛世感人肺腑的虐恋情怀
用生命叙写的深情如许
用心爱，爱一直在……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倘若

爱没有搁浅

TANGRUO AI MEIYOU GEQIAN

心语如兰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倘若爱没有搁浅 / 心语如兰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219-08330-7

I. ①倘… II. ①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2571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覃结玲
责任编辑 覃结玲
责任校对 高 健 唐柳娜
美术编辑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330-7/I·1637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hapter 1 回首来时路 / 001

Chapter 2 彼时风雨 / 030

Chapter 3 孤家寡人 / 058

Chapter 4 如此纠结 / 082

Chapter 5 性情突变 / 104

Chapter 6 爱憎分明 / 149

Chapter 7 疑窦丛生 / 175

Chapter 8 遍布谎言 / 201

Chapter 9 离婚协议 / 227

Chapter 10 真相大白 / 250

Chapter 1 回首来时路

康禧足浴城在陶德凯的公司正对面，只隔着一条马路。

在三楼房间内等着足疗技师到来时，我以至今保持 1.5 的视力向对面的写字楼望去。果然，透过第 11 层的玻璃墙，隐约有个熟悉的身影正向足浴城这边看来。

我知道那是陶德凯。他说这家的技师水平最高，让我在这儿办卡做保健，其目的无非是可以方便地监视我。

他的控制欲和征服欲真是无时无刻不在。如他选中的写字楼层数，11，也是在谐音遥遥领先。他的妄自尊大，我当初为什么没有认清呢？

陶德凯果真不知道吗？我对他，和有关他的一切，已经厌倦了。

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来，“夏女士您好，我是大堂经理，请问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请进。”怎么搞的，技师迟迟未到，经理倒来了。

“不好意思啊，这会儿正是高峰期，技师全部上钟了，得麻烦您再等一会儿。”大堂经理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很职业化地微笑着，看起来谦和礼貌。

“这么巧，一个技师也没空下来？”我有些不耐烦了。

从看到那个监控开始，我就没法淡定了，“尽管今天下了点雨，不那么燥热，可毕竟还是夏季，这不是你们的淡季吗？”

经理小心地看看我说：“倒还真有一个，只是他刚来不久，我怕服务不周到的话，会让您对我们的印象打折扣，对顾客，我们是不能马虎的。”

我有些明白了。刚才办卡时一次性交纳了1万块钱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也算是个相对长期的顾客了，怕我对服务不满意，中途退卡或是卡刷完后再不过来。如果是散客的话，有可能就用新手去应付了。

只是，新手老手对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家里有最新版的足疗养生机，功能也够齐全，如果我想做的话，在家也可以做的。我只是不能拂了陶德凯的“好意”罢了，毕竟这是他允许我独自一人外出待着的唯一的地点。

“算了，就他吧。人总有从生手到熟手的过程，就当给他一个机会好了。”我摆下了手。

“好的好的，谢谢您理解。我一定嘱咐他，让他好好做。”经理出去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一个男生怯怯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进来吧。”我半躺到足疗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165号技师为您服务。请问，您需要更换按摩服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需要。”今天我穿的是立领长袖的麻质衣服，不算

太紧，裤子虽然长，可裤腿也挽得起来。

我这样的装束，会让人以为我是个刻板的老修女吧，毕竟夏天这样穿的人不多。办卡时前台的服务小姐虽然没说，可冲她瞄我的好几眼，我也知道她心里怎么想。只是我懒得给自己找借口，更懒得向她解释。我要是说了的话，无非是给他们一些谈资罢了。

“哦，那您先泡着脚，我给您倒茶去。请问，您要喝什么茶？我们这里有普洱、毛尖、菊花茶……”小技师说话像背书一样机械，虽然也流利，声音里却明显透着紧张。

“我要白开水。”我打断了他。我越来越不喜欢掺杂任何一种物质的东西。我只想要原生态。

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貌似训练有素，可怎么也遮不住他作为新手的局促。泡脚的水有些偏凉了，可我不想开口和他说。

在家窝的时间太久了，我已经习惯闭着眼，想象感知周围的一切。想象的空间好歹大些，比眼睛看到的周而复始的局部的重复，要丰富得多。

他又进来了，“白开水给您放这儿了。我们这里还供应热饮，有果汁，还有咖啡……”

“谢谢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”我又一次打断了他。

他没再说话，气氛有些异样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瘦削的小男生局促地站着。他个头不高，眼睛很大，这会儿正忽闪忽闪地看着我，无所适从的样子。

哦，我让他紧张了。他一定认为，我对他不满意，所以才拒绝他的服务。他担心我会投诉他，这会影响到他的顾客满意度，甚至会影响他的提成。刚才他说的那些服务项目，本来就是含在昂贵的计费里的，要了正常，不要才不正常。

在他眼里，我也许不正常。可我没办法像别人一样正常。

我不想让年轻的技师为难，冲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胃不好，只想喝白开水。对了，我的脚已经泡了这么久，可以开始足底按摩了吗？”

他轻轻地呼出一口气，小心地走近来。

165 号虽然是新手，可对足疗流程，应该也算掌握到位了。他把我的脚洗过后，擦干净轻放在按摩几上，把凳子拖过来坐下。我听到他开启精油瓶的声音。

他仍在紧张。我敢说，自始至终，他眼睛的视线控制在 30 厘米以内。

“我们这里还免费供应果盘，您需要的话，我去拿。”他说。

我没有出声。

“您的脚趾甲不长，但要是想修剪的话，我可以帮您修剪，我不会弄疼您的。”他还说。

我任他自说自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待会儿有小吃供应，有酸辣面、水饺、馄饨、汤圆……”

“别和我说话，”我忍不住打断他，“你只用记住一点就可以了，做按摩的时候力度小些，我怕痛。”

他立马噤声了。我理解他的惊愕，但我真的讨厌回答任何问题。

中央空调的温度，对我来说偏低了，我瑟缩了一下。

他是个细心的男孩子，立即放下精油瓶子，帮我把刚才泡脚时挽起的裤腿放下来。

他想要把我的裤子捋平展，于是把裤管向上折了折，想要从上往下整理一下。但他停顿住了，他的手在发抖。我腿上的伤痕吓着他了。别说是他，就是我也常被自己的身体吓着。那些遍布全身的青紫印迹让人触目惊心。这次陶德凯难得地没有亲自出面，甚至没有要孟樵过来，而是让我自己办卡自己消费，是不想让人把我和他扯上关系，不想让他的暴行被人知道吧。

技师的手还在发抖。我推开了他，自己整理好了衣服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要他继续。

他沉默了下来，开始一步步按流程做服务项目，做得很认真，一点儿也不含糊。他先为我做足底按摩，然后开始按摩头部、四肢，示意我翻过身，接着按摩颈部、背部。

他很听话，手法果然很轻柔，力度也恰到好处，我都快要睡着了。

后来，在听到几个火罐的轻微碰撞声，我背部的衣服被轻轻地撩起来后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在背部拔火罐的服

务，我应该谢绝的。

可已经来不及了。随着一声惊呼，他手里拿着的一个火罐应声落地，掉到地上摔碎了。而在他后退的同时，又带倒了足疗床上放着的一筐火罐，房间里充斥着玻璃器皿纷纷落地破碎的声音。

很快，走廊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在来人推门闪进来的前一秒钟，他拉过薄被盖到了我的身上。

进来的是值班经理。她懊恼地责备着 165 号：“还不快点向顾客道歉？”

我转过身去冲她笑了笑，“不是他的错，是我刚才拉被子的时候碰掉的。需要赔偿多少，待会儿一并结算吧。”

经理换了笑脸说：“没吓着您就好。他是新手，您多担待。”她嘱咐 165 号赶紧再去取一套。

男孩子什么也没有解释，跟着经理轻轻地带上门出去了。

他再进来的时候，眼睛里满是泪水。

我对他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是我让他受委屈了。

他含着眼泪，摇了摇头。

“我这样子，不用做了。”我冲他提在手里的火罐箱，抬了抬下巴。

他点了点头。之后，就是难堪的沉默。

其实我这是自找麻烦，我就是在此睡大觉也好，只要避得开陶德凯。“橡皮脸先生”孟樵不是在陶德凯面前说过吗，其实有些人花钱来足浴城，点了技师甚至什么也不

做，就是来睡觉的，尽管收费比钟点房要昂贵。

我应该也属于那类人吧，要的就是置身人群角落里的
那点儿安静，那点儿安全。

“你看着时间，到了下钟的时候走吧。具体怎么结算，包括我该赔偿的，我不会让你为难。”我对165号说。

他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倒哭了起来。

那压抑的啜泣声，让我突然有些不安。“别哭了。男孩子不要轻易掉眼泪。你服务得很好，我以后都点你的钟。我记得你的工号，165。”我故作轻松地说。

他擦了擦眼泪，冲出了房间。有人在走廊里问他怎么了，他吼了一句：“别和我说话。”

这孩子，学我说话呢。

结账出门，看着对面的写字楼，感觉一股寒气从心中溢出，冰冷犀利，一下一下切割着我敏感脆弱的神经。

我没有打车，步行着，慢慢踱回了家。

房子装修很豪华，我的大幅照片挂在不同的角落，貌似这里尊贵的女主人。却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在进门之前，我要鼓起怎样的勇气。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变成了这样一个怯懦的人？

捧着杯子喝白开水，让自己暖和起来。可能因为心太凉的缘故，我的体质也越来越偏寒了，总是手脚冰凉。

是不是要感谢那些医生呢？是他们的话，才让我有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。那天，医生把我的情况说得很严重：

“以我的经验看，她的身体现在非常糟糕……”陶德凯一脸惊异。

那个医生是孟樵找来的，他后来让孟樵专门问了一下，糟糕是什么意思。记得后来孟樵神情紧张地来找陶德凯，两人在阳台上说了半天。出来后陶德凯表情复杂，原来的不以为然，也有所收敛。

我一个字也没有问。对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比医生更了解，我知道我该积极治疗的，否则真的会有危险，但我决意放弃。在陶德凯对我的伤害停止之前，我的治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他让我的伤口结痂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再一次揭开它，让我痛得更深，我还有接受他寻医问药的必要吗？

我只在孟樵再次带医生来的时候，告诉医生我失眠严重，需要借助安眠药。医生开了药方，却慎重地卡着药的用量，一粒也不肯多带给我。我只有不断地说这样的药量对我无效，使他惶恐地加大剂量给我。毕竟他拿了钱，是想让顾主满意的。

我很快如愿以偿，开始了不分昼夜的昏睡。睡着了好，我可以把那些屈辱和痛苦，当作一场暂时侵入的梦。

可奇怪的是，从我有意麻醉自己开始，陶德凯却再也没有来伤害我。他每晚都喝得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，由孟樵拖着回来，沾着床就睡死过去。

今天也是这样。孟樵累得满头大汗，几乎是把陶德凯扔到床上的。

我看也没看他们。孟樵只好独自费劲地把陶德凯调整到相对舒服些的状态，然后站起身长出了一口气，准备回到楼下他自己的家里去。

陶德凯终于安生了。对这样一个没有意识的男人，我感觉还算安全，尽管我不得不和他待在一张床上，可好歹他不吐酒，我还待得下去。我和他，就如地铁中相邻的两个陌生人。

“起来给他找点东西盖上，要不然会感冒的。你放心，我这就走，什么也不会看。”孟樵临走时，看我始终背对着他们自顾自吃药睡觉，对陶德凯的哼唧无动于衷，忍不住说了我一句，口气中尽是不满。

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把身上盖着的凉被扯掉，扔给了他。他垂着眼皮，盖在了陶德凯的身上，却在抬起头来时如雷击般表情痉挛。

我盯着孟樵因惊惧扭曲的脸，“你满意了吧？”除了睡衣遮住的敏感地带，我浑身上下，甚至连脖子的伤痕，都暴露在了他的面前。

他有什么权利指责我？他以为，我只知道拿东西遮住自己，就是个不知道心疼男人的坏女人吗？他以为只有他在别人前面无条件地维护陶德凯的尊严，他知道不知道，我这样做，也正是为了维护陶德凯的面子。

当然，更是为了我的尊严。尽管我过的生活根本就不是人过的。从地狱里修炼出来的人，也许会成为真正的勇士，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修炼成功，我只会慢慢地被蹂

躏成炼狱里的灰烬。因为我跌入的，是魔鬼布下的火坑。

孟樵的神情凝重让我冷笑。我起身去壁柜里拿衣服穿的时候，索性把吓坏 165 号足疗技师的后背呈给了孟樵。让他好好看个够吧，反正也吓不到他，他原本一直冷血。

孟樵的声音在发抖，他结巴着说：“我、我不知道……”

我转身恶狠狠地看着他，“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这会影陶德凯在你心中至高无上的形象吗？会让你心生惻隐，对我有些许怜悯之意吗？你不是一直都在排斥我，认为我是高攀了陶德凯吗？这下你高兴了吧，这就是我高攀的下场！事到如今，我什么也不想解释，我认了。也许是我命该如此。”

他呆住了。

是的，我的生活总被诸多的阴差阳错操纵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命该如此。比如偏偏是我，生在那样一个家庭。

我是在缺少父母疼爱的环境中艰难长大的。我上面有个姐姐，下面有个妹妹，重男轻女的父亲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，甚至我的名字他也没有好好为我取过。那年趁着人口普查为我报户口的时候，我甚至还没有名字。据说我的父亲无所谓地说：“她下雨天生的，你们看着给取个名吧。”户籍民警想了想，灵机一动说：“你们家姓夏，她还是下雨天生的，就叫她夏雨恬吧，女孩子嘛，恬静些好。”于

是我意外地有了一个蛮不错的名字。

父亲虽然没有打过我，可对我总是横眉冷对，吆喝我跟街上无主乱窜的野狗一样。在邻居们都看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会嘟囔：“自古就这样嘛，大的稀罕小的娇，最不待见是半中腰。”

我怨天尤人的母亲也有这样的心理，并由于生活的诸多不如意，时常突发无名火，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我，我在她眼里，就是锅里煮的，坐监狱的……而她平日挂在嘴边一口一个的“死妮子”，算是一个比较好听的叫法了。

父亲和母亲虽然没到拳脚相加的地步，却也是每天互相抱怨，高声叫骂不断。他们两个是我们那一带的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。我每次放学都要观察到街上人少时才敢快速跑回家。

而我的姐姐和妹妹看穿了我在家中的地位，结成同盟战线，每每用与她们年龄不相称的狡黠，和我拼命争夺一切。我总是争不过她们，对她们的粗暴态度无言以对。

我就是在那样爱与物质双重贫乏的家庭中，如草芥般卑微孤独地读完了小学。父亲的冷酷漠视，母亲接连不断的叫骂，姐妹的不顾情分，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和无法抹去的阴影。儿童时代遭遇的家庭冷暴力，让我幼小的心灵千疮百孔。

我那时就发誓，一定要远离他们，远离这个家庭。我以后的爱人，必须爱老婆、爱家庭、爱孩子。我们一定要相亲相爱，一定要让孩子为有我们这样的父母，为能生在

我们的家里而感到幸运和骄傲……

这就是幼时我的想法，虽然懵懂，却很坚定。而我也为我的目标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。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，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。

我的刻苦勤奋，使得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也总能获得高额奖学金和助学金。当年我的父母从街坊嘴里得知我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，考入市重点初中后，对我的态度才有了些许改变。我的姐妹虽然不甘心，却不再为了一口食物欺负我了。那时起，他们对我反反复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以后你混得好了，别没良心忘了我们哦。”

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混得好。总之，之后我用十几年时间读到了大学毕业，并通过网上应聘，于毕业当年来到离家乡近两千公里的D城，在一家大公司的宣传企划部，一步步做到了首席文案策划。

这是我向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的第一步。

我从事的是份高薪的工作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俨然已经是个白领了。但从小过惯了苦日子，我对自己奢侈不起来，坚持每月把大部分收入准时寄回家里。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，我接受命运的安排。

我安顿下来后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，留了手机号。之后，我们再无联系，我春节也没有回去过。而我的家人，也没有一个电话来。

有一个月，公司因为资金运转问题，薪水晚发了几

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当时我差点听不出来她的声音了，当年那样凶悍的她，在电话里竟然拿捏着嗓子轻声细气地说话，让我一直怀疑那是不是她，尽管她叫着我的名字，说她是我的妈妈。

她说话的声音让我不安，我立即起身去无人的安全通道处接听。她先是在电话中絮叨，家中要花销的地方太多了，我给的钱也不顶用之类。我一直没接她的话头。

我和老家的小学同学李春玲一直有联系，她家和我家是邻居，据她说，我寄回去的钱，已经让我的家人在当地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。而现在我的母亲还这样哭穷，无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

母亲可能意识到了什么，突然恼羞成怒地吼了起来：“寄了那么一点钱，就以为把欠我们的都还完了，想躲清静不是？想得美！你记住，你可不是靠墙根喝风长大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们是咋对你的，你又是咋对我们的？你这平没良心的死妮子，敢不按月给钱你试试。”

她骂的“死妮子”三个字，让我恍惚又回到了薄凉的年少时光。

而父亲的声音也从电话那端传来：“她是翅膀长硬了。”我的姐妹们，火上浇油地在旁边絮叨着：“烧包啥呢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谁不知道谁啊……”

挂断电话，我的心口疼得厉害。这就是我的父母、我的姐妹。他们对我独身一人在异乡的生活，自始至终只字未问。